



笑谈程式人生

一个大龄程式员的经验分享

2004/09 应微软公司邀请之演讲摘要
台北《Run!PC》2004/10,12 两期刊登

作者简介：侯捷，资讯工作者、专栏执笔、大学教师。常著文章自娱，颇示己志。
侯捷网站：<http://www.jjhou.com>（繁体）
北京镜站：<http://jjhou.csdn.net>（简体）
永久邮箱：jjhou@jjhou.com

对于《程式人生》这样一个软性题目，我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。我曾在大陆谈过相同主题的数场演讲，但都在大学校园举行，听众相对单纯、同质性高，我的年龄和经历也在面对大学生时「游刃有余」。然而此时此地很难揣测听众来自何方。通常这种软性题目的号召力不是题目就是主讲人，但愿各位是为主讲人而来（也许您是我的长期读者），那么我就在这儿站两小时给各位看个够，讲两小时给各位听个够。所谓经验，就是岁月的刻痕。经验分享，就从我的程式人生谈起。

大学生涯

虽然我的后半辈子工作都在 IT 这条路上，前半辈子的学习却和 IT 没有半点关系。大学联考时由于对土木工程有莫名的憧憬，以相当高的志愿考上了交大土木。新竹交大是一所以电子、计算机闻名遐迩的学校（不仅现在如此，25 年前便是如此），电子、计算机科系是校内主流（不仅现在如此，25 年前便是如此），土木在当时却是个成立只一年的新系（我是第二届）。资源的分配、系上被重视的程度，都使我的大学初期生活有些郁郁寡欢。

大学四年给我以下数个深刻的感受：

1. 认清自己资质。虽然大家以差不多的分数考进来成为同班同学，但不表示彼此资质差不多。班上有人很聪明，

有人普通；从「期中考备战时间长短」+「所得成绩高低」就可以轻松判别这两种人。有人舞会郊游桥牌麻将样样来，每天串门打屁（我们全体住校），成绩还是一级棒。有人早 K 馆晚 K 馆，按三餐操，夙夜匪懈，勉强低空「喔叭」。有人科科补考岁岁年年，有人全盘皆输最后彻底放弃。

我觉得大学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场所；「残酷」指的是，你终于必须正面对自己天赋几何；面对你的基因，面对你的遗传。繁重的课业像一面镜子，亮晃晃地映照出每个人的资质。对一个年纪轻轻刚满 18 来自明星高中刚赢得大学联考的 young man，要他明白「天资不如人」是很残酷的，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调适得好，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下去听进「勤能补拙」这句话。这时候真的很需要父兄师长的辅导。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心理辅导很缺乏，所以有人「坠落」得很厉害。我没用错字，不是「堕落」，是「坠落」。及早认清自己的资质，是很带积极意味的一件事，可以避免年轻岁月在无谓的自卑或虚浮的自傲中度过。资质不如人并不表示将来成就一定不如人。都知道「一山还有一山高」，但是否曾经在这七个字中细细咀嚼人生的道理？年轻人成熟度还不够，面对残酷的资质天赋问题时，一定要有师长相伴开导，才好及早走出苦涩与阴霾。

2. 同班同学日后的社会发展以及发展成果，约略可以在大学时代看出一些端倪。有人相当成熟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戮力以求；有人沿续高中的心态和心智，高四、高五、高六、高七，最后虽然还是戴得一顶方帽子，但其人生多半也就停留在高中时代了！

3. 「生涯目标明确」的人很少，一班不超过 3~4 位。这样的人将来都有出息。我自己的人生路大约 30 岁时才明确下来，算是晚了，但比起一大堆根本没有为自己定出人生价值、浑浑噩噩大半辈子的人，还算早了。

4. 「大学成绩」和「社会成绩」两者没有必然关连。不少同学计较试卷上的一分两分，对大局其实一点影响都没有。或许以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可以带来顺遂的求职过程和好结果，但年龄稍长我们都很清楚，分数是相对的，不同学校之间没有标准，不同老师之间没有标准，不同年度之间也（可能）没有标准。成绩单真的只是「仅供参考」而已。如今我当了老师，也一再在课堂中传递这个观念。我总勉励同学，做愈多学愈多，本领绑在身上就是你将来可以带到社会的成绩单。

正规资讯课程

大学毕业后我服了两年预官役。退伍时完全没有深造打算，因为自觉不是读书的料。但是走入社会也很徬徨，因为土木不景气，工作不好找。退伍三个月后考上当时青辅会为辅助大学青年转资讯跑道而办的「程式设计班」，在中央大学受训半年。这是我初次接受正规资讯课程，人生在那儿看见蓝天白云鸟语花香，并埋下了一些种籽——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！当时唯一清楚知道的是，编写程式让我非常快乐，而且赢过很多人。或许可以说，我终于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才能。即使有这么开心愉快的经验，我还是没有转换跑道。事实上压根儿没想要转弯，一心只想将大学四年所学贡献国家社会，所以进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土木工程顾问公司，做「核能厂冷却系统外环支撑安全性检验」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！在「编写程式」所带来的极大创作乐趣的影响下，我不再甘愿接受单调、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。大学时代向往在顾问公司担任白领阶级，领一份体面的名衔和一份（尚称）体面的薪水，这样的生活已经实现，却竟然没带给我快乐！每天朝九迎向痛苦，晚五之后则是漫无目标的空虚感。这是我要的人生吗？不带兴趣的职场生活只能用「行尸走肉」来形容。

于是我在工作一年后报考研究所，并终于在研究所全力往自己喜欢的学科发展。基于这个过往，我总是鼓励年轻人，先入社会求取职场技能与人格的磨练，有机会再回学校求取学识上的深造。入了社会，人更成熟，经济能力更累积，并（终于）知道自己的性向所在，很有助于自我肯定和人生方向的选择。当时我依自己兴趣做论文，肉

体的辛苦丝毫不影响心灵的快乐，日子过得愉快踏实。口试委员说我的表述「妇孺皆解」！呵呵，也许有人不喜欢这种评语（也许以为妇孺皆解意味水平低下），但我很欢喜，这表示我的文字能力到位。还有一位口试委员赞美我「实践力强」。这些评语都暗合我后来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表现。

就业

研究所毕业后顺利进入工研院。那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「工作并学习」的经历。我做的是机械领域的 CAD/CAM（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）专用软体研发。因缘际会下从 DOS 领域转入了 Windows 领域，过程十分顺利（因为此前曾经自行开发过一个 event-driven 系统），最后甚至研究起 Windows 系统内核来了。

在工研院机械所阶段，三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：

1. 自动请缨整理一个公共程序库。这不止反映我个人对于复用性（reuseability）的根骨性重视，也帮助我练习了底层架构（基础设施）的设计和实作，以及文件的撰写——包括技术文件和使用导引（user's guide）。这个经验也帮助我意识到，「多做」并不是精力时间上的损失，反而是一种幸福。
2. 疯狂地学习，疯狂地工作。早出夜归，睡办公室的次数不少。由于曾经经历行尸走肉般的职场生活，使我更意识到「乐在工作」的可贵。曾经失去，更珍惜拥有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年轻阶段针对某些事物有过一段疯狂的追寻，如何能够期望他未来有卓然的领略？
3. 一群好同事。他们构成了我日后甜美的回忆。年纪渐长之后你会发现，年轻岁月建立起来的单纯友谊是多么美好而珍贵。

写作之始

1990 年末首次动了写作念头。当时的 PC 环境处于「记忆体锱铢必较」年代，DOS 在 UMB, HMA, XMS, EMS 等记忆体区块和规格上的发展方兴未艾。由于我在工作上能够接触到（申购到）比较珍贵的附源码程序库，又加上具备开发程序库的经验 and 高度兴趣，因此在阅读这些源码后发展了自己的一套作法。为什么动念写作？实在是莫名其妙，因为我从来不曾外显出写作兴趣，也从来不是文艺青年，一上手竟然就是一本书。唯一可考的或许是，当年研究所考得动力学超高分之后，曾想写一本《动力学精解》。再不就是血液里的因素：我和万世师表同天生日，命中注定走教育路。

从发表第一份作品起，我便十分幸运地获得读者的热爱。可以说，在心灵上，我的 15 年写译岁月一直是顺遂的，不曾有过困厄时光。唯一一件伤感也被我最终定义为「考验」与「成长契机」，稍后再来说它。

就像当初编写程式带来快乐，写作又再次带给我极大喜悦。技术+写作的加乘效果，令我的喜悦充满幸福感。这使我有「如果能将技术写作当成一辈子的工作该有多好」的强烈念头。终于我辞去工研院职务，当一名自由工作者，直到今天。今天的我，虽有多种工作型态，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写作（包括翻译）。很多人面临 to be or not to be 的人生大问时，会有很长时间徬徨不定。这很正常！我当时没有太复杂的心情，只考虑两点：会不会饿死？亲人支持否？有了这两个支撑就昂首前行再无反顾了。我很清楚，以自己突出点，在 programming / software development 这条路上的成绩与贡献，无法超越技术写译的成绩与贡献。而且「乐在工作」的幸福感太妙了，我舍不得放弃。

写译心得

1991 至今我一共创作了 17 本书、翻译（含合译）了 26 本书。谈不上著作等身，却也已经及腰。在台湾，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技术写译生涯也算难得。我的键盘敲出一千万个字以上，这样的资历或许足够支撑我来谈谈写译心得。我要谈的不是技术层面——计算机技术演进啦、写作技巧啦、文字功力啦…，不不，我要谈的不是那个，而是心态方面的议题。

理想性

性格中存在「理想性」很重要。有一种被我归类为「圣人情操」的理想是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」，这个我很佩服，但做不到（也不想做），所以不敢谈这个。我的工作属于教育一环，不少人（尤其是大陆读者）因此要求我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」，这不切实际。别说我不想过清贫生活，就照顾面而言，牺牲自己我只能照亮别人三五年，照顾好自己我可以一辈子照亮别人 每个人都有理想，也都有理想性。我对「理想性」的定义是：对理想的坚持度。

「理想性」最大的破坏诱因是金钱，我们往往在金钱因素下违背或妥协自己的理想。现实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，但如果能够把物欲降低一点，让它和「理想」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比重，这个世界就美好多了。有时候报章杂志上会报导一些「艰苦卓绝」的艺术家，山上租个房子，把自己关起来创作，物欲降到常人不可行的水平。这个我很佩服，但我想他的父母妻小可能比较难受。有些「激进」的年轻艺术家甚至瞧不起毕加索之流，撇撇嘴说太商业了。这真让人佩服——如果有机会成为毕加索而愿意放弃，我就更佩服了。

如此「绝对的艺术家的性格」不是太多人有，不属常态，也就不必说它。举一个比较「食人间烟火」的例子。假设按往常品质来书写，七润七校¹后出版，可获一百万酬劳（罕见，只是举例）。今天由于难得的商机降临，缩减工期提早半年出书（因而只够一润一校），可得 2 倍于以往的酬劳，你做何抉择？凡人在金钱面前，都难免矮半截。你我都是凡人啦！有人说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，价格高低而已」。这话对某些人不成立，对某些人还真成立耶！那么，现在，把前面的假设酬劳从 2 倍提高为 10 倍，你的抉择相同吗？你的抗诱惑性强吗？

所谓「理想性」就是你在大诱惑下愿意做出多少让步。让步一些些我认为可以接受。为了永续经营嘛，为了计久长嘛，为了奶粉为了面包为了另一半的 SKII，为了这个那个！一条路走一辈子，有机会存笔钱保命也是相当重要。但对于品质的伤害，你能忍受到什么程度？这就是这里所要讨论的「理想性」。也许有人说，不要陈义过高啦，不要过于理想化啦！做了老板就知道压力啦！的确，一旦身为老板可能必须有不一样的抉择。为避免自己遭遇这样的难题，我就不当老板！这不也是维护理想的一种作法。

在作家身上，最大的现实利益莫如「写出一本大畅销书」，最大的理想莫如「写出一本受人尊敬受人传颂的经典」。两者冲突吗？许多面向是冲突的！在 IT 领域，受人尊敬受人传颂的经典大约都需要技术光环的加持，你不可能写本 *User's Guide* 而被人尊敬——「尊敬」是一种很高层次，不能随便说说的。你也不可能写本 *"Dissecting STL"* 之类的书大卖，因为高阶技术书有「读者群窄小」的天命。技术作家如何在「大畅销书」和「大经典书」之间保持理想和现实的平衡，是一个紧要的课题。我的想法是，我需要一两本「够畅销」的书来维持生活，但心中永远牵挂惦记写本「大经典书」；光是牵挂惦记还不够，要拨出时间来实践。

有位朋友说过一个不错的比喻，放到其他领域也适合。他说餐馆赚钱通常靠酒水小菜，但若没有招牌大菜吸引客人前来，也赚不到可以赚、容易赚的。不妨把 *"User's Guide"* 比做酒水小菜，*"Dissecting series"* 比做招牌大

1 在我的写译过程中，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润一校。「七润七校」不算什么。

菜。出版公司在利润之外还想累积形象，非常好，但形象书不能拿一般逻辑去推想、去要求大销售量。产品的位阶不同，带来的效益不同，作法和处理态度也要不同。

唯偏执狂得生存

这话本身就偏执！偏执并不健康。之所以引这话，是要提醒大家，要在事业上做出点成绩，总要有些异于常人的执著。「我执」不好，待人接物都应该要有弹性，但是对于品质就应该固守、应该执著。你固守你的品质原则，并不会招人嫌怨，虽然也许失去机会，但总能赢得尊敬。如果有人因此嫌你难搞或说些难听话，这种朋友或工作伙伴放弃也罢。

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，so be yourself

这是我写译十多年来的大体会。读者对我的书籍，大量评议集中在「售价」和「中英术语运用」两项。永远不会有人嫌你卖得便宜，嫌的人都说卖得太贵。至于中英术语运用，可能因为过去不曾有人这样大面积、大力度地主张，所以意见很多，批评不少。

换个角度想，嫌货才是买货人，这么多人嫌也是一种幸福。

长时间、大规模的论坛淬鍊带给我的心得就是：我不能让每个人都欢喜满意，那么至少要让自己欢喜满意。

缺憾也许是种美

缺不缺憾，要看从哪个角度说。侯捷未受过翻译训练，所以自称「素人」。素人的好处是没有包袱，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。此外，我不是计算机相关科系出身，或许因此比较能够以体贴的铺陈来引导读者；看事物和技术的角度不同，解说方式也就不同；非科班出身的我或许能把学习过程铺陈得更柔顺些。

自由工作 (SOHO) 心得

自由工作没有企业保护伞可倚靠，属于健保第五类（不知如何归类的那一类）！

有句话说：老板没有任期。自由工作者是自己的老板，也没有任期。

很多人喜欢自由工作，但担心自律性，惟恐每天睡到自然醒。如果你担心这一点，基本上说明你不怎么适合自由工作。自由工作者一定是发自内心热爱他的事业，不需要鞭策。他在工作中享受无穷乐趣；他会自动自发地工作，无时无刻地发想。

有时我为大老板叹息，尤其当非假日驱车山野散步林间之时。大老板那么忙，工作那么辛苦，人生的价值全体现在事业打拼上面，这…值得吗？年纪渐长之后我对自己说：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」。或许事业就是他们最大的成就，数字就是他们最大的乐趣，况且大事业背后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意义。他们看我的生活也可能觉得索然无味，三声叹息，我又何必自以为是地为人扰？这是日渐成熟后不以己度人的怡然。

学习观

谈学习观，我不想在技术层次打转。让我们在制高点上分析。求深还是求广？胡适先生说：「为学当如金字塔，要能广来要能深」。但我们俱足凡夫，如何能够又深又广？

我比较追求「深」，我认为深比广更需要优先面对。曾有一位同事，声称精通十数种程式语言，我对他感到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，在工作上只敢保持远观距离够深，你才能（就能）触类旁通。技术都有累积性、延续性，你够深，应变能力就够强。

求变还是求定？我比较追求「定」。社会进步到一个相当程度，一定分工很细，而先进社会所需要的人才，也一定是很细致的人才。没有定的功夫，很难成为细致人才。日本人在这方面很典型。《大学》里头说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」，又说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」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物与事的本末和始终，不求定、不求深，那就难以近道。

有位朋友对于我的看法提出补充。他说他以前有个部属，对 Prolog（一种应用于人工智慧领域的程式语言）钻研很深，学问也很好，后来由于业界走向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才，于是他失业了。这位朋友因此补充说「深」和「广」一样重要，甚至在 IT 技术琳琅满目、整个社会相对浮躁的今天，「广」也许更有利，更有弹性，可攻可守。我认为故事是对的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却属于路线选择问题——你选择了一条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」的路，压对了宝功成名就，压错了宝一败涂地也属合理。这终究是选择问题。人在追求技术成长时当然必须同时保持对业界的敏感嗅觉；只是别太敏感，别一有风吹草动就见风转舵，要知道，滚石不生苔，转业不聚财。

前数期《商业周刊》报导了 Acer 新任总经理，意大利人兰奇。我不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人的故事，而是要分享他说的这句好话：No magic, just basic。在技术市场，你有你的深耕技术，个人才有价值。在我所选定的主轴路线上，我从不担心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会淹没我，因为我有深厚基础，触类旁通快得很！

人生观分享

既然这是一场「笑谈程式人生」的演讲/文章，而我又很可能比潜在的众多读者年长一轮（12 年）以上，那么我想在技术以外多谈点人生。

1 给自己一个成功的定义。「在一群人的记忆中，共同有个对侯捷的美好回忆」，这就是我给自己的成功定义。你也该给自己一个成功的定义，然后努力实践。

2 保持「变化总是从微小开始」的乐观。我是一个连打死一只蚊子都有著「这世界少了一只蚊子」的快乐心情的人。这么微小的进步都会让我觉得世界更美好了一些些。昨天一位医师朋友来信说『医院近来实施总额预算制，唉！有时候也怀疑自己这么用心的开刀、门诊、卫教所为何来，不时有气馁的感觉，近来尤剧。』我对「总额预算制」一点不懂，但就让我们保持一份「变化总是从微小开始」的乐观吧，该做的还是努力做。踽踽独行寂寞难免，有时很折腾人，所以彼此加油打气非常必要。如果没有众多热情读者给我打气，这条路我也走不下去。

有些朋友进入社会体系后，尤其在「升迁晋级」之成败息息相关于「同僚人际关系」的环境下（例如学界、业界），眼睛闭上了，嘴巴合上了，该说的不说，该争取的也不争取，一派清风道骨。嘴上不说却又心中在意，这就很让自己（和旁人）难过。与人为善并不就该做乡愿。乡愿德之贼也！现实生活存在说不得的压力，没关系，总不能人也跟著变了，话也跟著改了。我最看不过去嘴上事事不在意、却净享他人辛苦奋斗果实的人——你面子（仙风道骨）也得了，里子（实质利益）也佔了，可真好呀。

3 原谅敌人、体谅朋友。对敌人用「原谅」二字，对意见不同而言词激烈擦枪走火但其实没有恶意的人则该用「体谅」二字。圣巖法师说「慈悲没有敌人」，达赖喇嘛说「爱你的敌人」，这些都是很高远的境界，一般需要宗教的佐助来修炼。我个人没有宗教信仰，但喜欢亲近佛法，听得进这些话，也从根本认同它。当然，从「发心去做」到「做好」需要一个过程；人有习气，需要很大力气去修善。

我自己 1995 年的一个遭遇可以拿出来说说。那年有位朋友在 IT 媒体界传播「侯捷抄袭别人作品」这样的话，并被《资讯周刊》当成头条消息发布。报导中用了「据说…被指为…撇开…不谈」等文字来巧妙规避举证责任并营造客观感觉。「抄袭」是很严重的指控，相对于当时的侯捷形象，实在是巨大的反差，我对此深感难过并耿耿于怀。当时的一些中伤文字被我整理放在侯捷网站上（现在还可以看到），留做记录并永远提醒自己。经过好多年，我才终于能够平静而不悲愤地看待这件事和人；不再有恨，甚至感谢生命中出现这么一帖「成长荷尔蒙」。飞越关山则脱胎换骨，关山难越则粉身碎骨，我实在无法宽大（或矫情）到对冷箭客说谢谢，但确实感谢上天赐予磨练机会，并感谢当时温暖助我飞越关山的许多亲友。这些都是缘份。

以佛家观点来说，贵人并不都是慈眉善目，有时候他们会以怒目金刚的形体出现。照这样说，还是应该「爱你的敌人」！这简直是 EQ 的最高境界。早就有人研究，并且愈来愈多人相信，人的一生成就和 EQ 有关，和 IQ 关系不大。更关键的好消息是 EQ 可以后天修炼。年轻朋友如果阅读至此有些触动，不论在职场或人生其他场合，必然都将有所助益。

大陆读者也是促成我修炼的好机会。这话毫无嘲讽，而是真心诚意。我每年秋天去大陆一次，和读者、出版界、学界、IT 企业界交流，又每年收到来自读者数以万计的电子邮件，并常被「示众」于大陆 IT 相关网站上成为被讨论的对象（没什么，只因我是不少书籍的作者或译者），因此我对大陆有相当程度的观察。由于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，大陆很多人——尤其血气方刚的少青年——把他人应得的利益视为他人的罪恶（但不把自己应得的利益视为自己的罪恶），又把共意识凌驾版权意识之上。和台湾当初开放国际观光闹了不少笑话一样，这都将是一个过程。随着改革开放，随着眼界开拓，随着经济提升，扭曲的价值观渐渐就该回复正常了。我总勉励自己和朋友，对于曾经受苦的人们、为历史因素而价值观扭曲的人们，要尽量「体谅」。这份体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，而是源自一位大陆读者的棒喝：

你应当了解并尊重大陆，特别是心态。大陆在很多确实方面不好，但请你不要公开讽刺。大陆现在处于转轨时期，意识形态没有定型，社会处于浮躁期，同时由于自由度和可发泄方式的问题，人们的表达和心态肯定有社会烙印。很多人从网上认为看不到希望，我和你们相反，不要只看表面现象，请用历史观和发展观看。请你不要像香港台湾的大多数人一样，骨子里总认为认了一个穷亲戚（当然不能承认）。也请你将尊重放在心里，带回台湾。我希望你不要仅仅是作家，而应当成为「大家」。也许台湾很难磨练心志，大陆是个好地方。

目前世局纷扰，人人皆以两岸政局为忧，以战端将启为忧。我还是秉持「变化从微小开始」的乐观：只要两岸人民多些尊重，多些礼貌，多些体谅，这战争就打不起来。你可曾看过好朋友打恶架？

玩过「大富翁」吗？（听说现在改名为「地产大亨」。）掷骰子有时会走到「得奖励一张」那格，可在一叠「奖励」黄牌中抽一张。小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为什么「国民外交」这种小事可以获奖三千元——这笔巨款可买「建国南路 1.2.3 段」！现在我才知道，「国民外交」不是小事。我们出国观光，不往往因为在海外遇到一个好人而印象大好，遇到一个不好的人而印象大坏吗？！这就是「国民外交」的威力。无论见面、交谈、网上论坛…，每个人做点国民外交，两岸就不会发生战争。只要人民有友谊，战争就不会出现！这里我又充份发挥了「打蚊子」的乐观：变化总于微小处开始。

感性时间

今天侯捷能够在这里，在这么多听众和读者面前，侃侃而谈我的程式人生，完全是因为我以大量著译作品获得了大家的信赖和喜爱。往前推想，则完全是因为我以一个技术人的身份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：技术写译与教育。多年来有一首诗一直感动并激励我，也是我顾盼间的心境写照。这首诗曾被美国人票选为最喜爱的诗第一名。以下列出中英对照；不知何人所译，译笔极佳，平实而动人。也许它也能感动你，激励你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道路。

美国诗人罗勃·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）：[没有走的路](#)（The Road Not Taken）

黄树林里分叉两条路，
只可惜我不能都踏行。
我，单独的旅人，伫立良久，
极目眺望一条路的尽头，
看它隐没在丛林深处。
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，
一样平直，也许更值得，
因为青草茵茵，还未被踏过，
若有过往人踪，
路的状况会相差无几。
那天早晨，两条路都覆盖在枯叶下，
没有践踏的污痕：
啊，原先那条路留给另一天吧！
明知一条路会引出另一条路，
我怀疑我是否会回到原处。
在许多许多年以后，在某处，
我会轻轻叹息说：
黄树林里分叉两条路，而我，
我选择了较少人迹的一条，
使得一切多么地不同。

*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,
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
And be one traveler, long I stood
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
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;
Then took the other, as just as fair,
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,
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;
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,
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
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
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.
Oh,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!
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,
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
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
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:
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, and I--
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,
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*

2004,